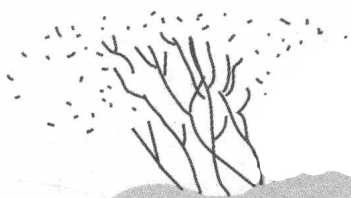


# 凭 一 张 地 图

余光中 著

# 凭一张地图

余光中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凭一张地图 / 余光中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9.5

ISBN 978-7-5057-4684-8

I. ①凭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6781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9-2744
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。

书名 凭一张地图  
作者 余光中  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
经销 新华书店  
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 
规格 880×1230毫米 32开  
5.5印张 120千字  
版次 2019年7月第1版  
印次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057-4684-8  
定价 45.00元  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 
邮编 100028  
电话 (010) 64678009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## 自律的内功

——新版自序

《凭一张地图》在我的文集里是颇特殊的一本：里面的四十八篇小品不是写于香港时期的最后半年，就是成于高雄时期的前三年；而且大半是为报纸副刊的专栏赶工挥笔，其中五篇更是欧游途中在旅馆熬夜赶出来的急就之章。在这以前，我也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的“人间副刊”用何可歌的笔名开过每周见报的专栏，又在香港《今日世界》月刊逐月刊出杂文，饱受截稿日期的压力。后来我就不再赶搭这种快车了。语云“慢工出细活”，其实也不尽然。胸中若本无货，再慢也未必能出细活。有时催出来的稿子也有上品，于是作家对手握催命符的老编反而会由埋怨变成感恩。

这些小品既非一般杂文，也非纯粹美文，而是兼具理趣与情趣的文章，不过有时理趣较胜，有时情趣较浓。《古文观止》里既收贾

谊的《过秦论》，也不拒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，足以说明小品只要真写得好，也能传后。保罗·克利的小幅精品似也不必愧对米开朗琪罗的巨制杰作。当初我写这些小品，虽然迫于时间，却也不甘偷工减料，就算雕虫，也是抱着雕龙的心情举笔的。

文章一短，着墨就倍加用心。许多警句妙论都以短见长。“善言，能赢得听众。善听，才赢得朋友。”“光，像棋中之车，只能直走；声，却像棋中之炮，可以飞越障碍而来。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声的迫害。”因为求短，必须能收。放，需要气魄。收，却需要自律。《凭一张地图》凭的，正是一位散文家自律的内功。

目

录

## 第一辑 隔海书

- 2 翻译乃大道
- 5 译者独憔悴
- 8 美文与杂文
- 11 樵夫的烂柯
- 14 鸡同鸭讲
- 17 奇怪的诗论
- 20 专业读者
- 24 好书出头，坏书出局
- 27 三间书房
- 30 鸡犬相闻

- 34 舞台与讲台
- 38 你的耳朵特别名贵？
- 42 杧果与九重葛
- 47 夜读叔本华
- 50 五月美国行
- 53 王尔德讲广东话
- 56 假如我有九条命
- 60 一笑人间万事
- 63 难惹的老二
- 67 名画的归宿
- 70 巴城观画
- 74 网球场与橙园
- 78 西欧的夏天
- 81 重访西敏寺
- 85 凭一张地图
- 89 驶过西欧

## 第二辑 焚书礼

- 94 边界探险  
——文学对死亡的窥视
- 97 远方的雷声
- 101 乐山乐水，见仁见智
- 104 绣口一开
- 107 娓娓与喋喋
- 111 浪漫的二分法
- 118 木棉花文艺季
- 121 寂寞与野蛮
- 124 高山青对蜀山青
- 127 有福同享  
——序《垦丁公园诗文摄影集》
- 130 为抗战召魂
- 132 附录：联合副刊“抗战文学征文导言”

133	诗与哲学
138	世纪末，龙抬头
141	秋之颂 ——敬悼梁实秋先生
144	焚祭梁实秋先生
146	附录 昨天下午在北海墓园
148	麦克雄风
152	四窟小记
157	一时多少豪杰 ——浅述我与《现代文学》之缘
161	当奇迹发生时
165	后 记

第一辑

隔海书

## 翻译乃大道

去年九月，沈谦先生在《幼狮少年》上评析我的散文，说我“右手写诗，左手写散文，偶尔伸出第三只手写评论和翻译”。沈先生在该文对我的过誉愧不敢当，但这“偶尔”二字，我受之不甘。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，是认真追求，而非逢场作戏。迄今我已译过十本书，其中包括诗、小说、戏剧。去年我就译了王尔德的《不可儿戏》和《土耳其现代诗选》，欧威尔的“一九八四”竟成了我的翻译年。其实，我的“译绩”也不限于那十本书，因为在我的论文里，每逢引用英文的诗文，几乎都是自己动手来译。就算都译错了，至少也得称我一声“惯犯”，不是偶然。

作者最怕江郎才尽，译者却不怕。译者的本领应该是“与岁俱增”，老而愈醇。一旦我江郎才尽，总有许多好书等我去译，不至于老来无事，交回彩笔。我心底要译的书太多了，尤其热衷于西方画

家的传记，只等退休之日，便可以动工。人寿有限，将来我能否再译十本书，自然大有问题。不过这豪迈的心愿，在独自遐想的时候，总不失为一种安慰。

翻译的境界可高可低。高，可以影响一国之文化。低，可以赢得一笔稿费。在所有稿费之中，译稿所得是最可靠的了。写其他的稿，要找题材。唯独翻译只需具备技巧和见识，而世界上的好书是译不尽的。只要你不跟人争诺贝尔的名著或是榜上的畅销书，大可从从容容译你自己重视的好书。有一次我在香港翻译学会的午餐会上演讲，开玩笑说：“我写诗，是为了自娱。写散文，是取悦大众。写书评，是取悦朋友。翻译，却是取悦太太。”

从高处看，翻译对文化可以发生重大的影响。两千年来，影响欧洲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巨著，是《圣经》。旧约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成，其余是用希腊文和阿拉姆文；新约则成于希腊文。天主教会采用的，是第四世纪高僧圣杰洛姆主持的拉丁文译文，所谓“普及本”（the Vulgate）。英国人习用的所谓“钦定本”（the Authorized Version）译于一六一一年。德国人习用的则是一五三四年马丁·路德的译本。两千年来，从高僧到俗民，欧美人习用的《圣经》根本就是一部大译书，有的甚至是转了几手的重译。我们简直可以说：没有翻译就没有基督教（同理，没有翻译也就没有佛教）。

“钦定本”的《圣经》对十七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，尤其是散文的写作，一直有不可磨灭的影响。从班扬以降，哪一位文豪不是捧着这译本长大的呢？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文学里，翻译起过巨大的

作用。以拉丁文的《不列颠帝王史》为例：此书原为蒙迈司之杰夫礼所撰，先后由盖马与魏斯译成法文，最后又有人转译成英文，变成了有名的阿瑟王武士传奇。

翻译绝对不是小道，但也并不限于专家。林琴南在五四时代，一面抵死反对白话文，另一面却在不识 ABC 的情况下，用桐城派的笔法译了一百七十一一种西方小说，无意之间做了新文学的功臣。

## 译者独憔悴

中文大学翻译中心主编的半月刊《译丛》(*Renditions*)最近的一期是当代中国文学专号,对于台湾、香港、大陆的文学批评、诗、小说、戏剧四项都有译介。台湾诗人入选者为渡也、李男、罗青、德亮、吴晟、向阳;译介则出于张错之手。这本《译丛》是十六开的大型中译英期刊,由宋淇主编,无论取材、文笔、编排、插图、校对各方面,都很考究,在国际上颇受重视。

香港没有《联合文学》这样的巨型文学期刊,台湾也推不出《译丛》那样的巨型翻译刊物。香港的文学不及台湾之盛,但是香港在翻译上的成就值得台湾注意。中文版的《读者文摘》该是海外最畅销的中文刊物。以前的《今日世界》曾盛极一时,而那一套《今日世界丛书》无论在质量或稿酬上都堪称领先。中文大学设有翻译系,供各系主修生选为副系,一度由我主持,目前系主任为孙述宇

先生，并增设硕士班。香港还有一个翻译学会，在定期的餐会上请翻译学者轮流演讲，并曾颁奖给高克毅、刘殿爵等译界名家。大规模的翻译研讨会两度在此地举办：一九六九年研讨的是英译中，一九七五年研讨的是中译英。至于翻译比赛，此地也常举办。

在台湾的各大学里，翻译几乎是冷门课，系方、授者与学生三方面都显得不够重视。这一门课实在也不好教，因为学生难得兼通两头的文字，所以常见的困局是：教英译中时像在改中文作文，反之，又像在改英文作文。另一方面呢，中英文兼通而又有翻译经验的教师，也颇难求。据我所知，有些教师并不详改作业。

大学教师申请升等，规定不得提交翻译。这规定当然有理，可是千万教师里面，对本行真有创见的人并不很多，结果所提论文往往东抄西袭，或改头换面，或移植器官，对作者和审查者真是一大浪费。其实，踏踏实实的翻译远胜于拼拼凑凑的创作。如果玄奘、鸠摩罗什、圣吉洛姆、马丁·路德等译家来求教授之职，我会毫不考虑地优先录用，而把可疑的二流学者压在后面。我甚至主张：助教升讲师，不妨径以翻译代替创作。

在文坛上，译者永远是冷门人物，稿酬比人低，名气比人小，书评家也绝少惠加青睐。其实，译一页作品有时比写一页更难；译诗，译双关语，译密度大的文字，都需要才学兼备的高手。书译好了，大家就称赞原作者；译坏了呢，就回头来骂译者。批评家的地位清高，翻译家呢，只落得个清苦。

奖金满台湾，译者独憔悴。文学奖照例颁给小说家、散文家、

诗人；但是除了前年的金鼎奖之外，似乎迄今还没有什么奖金惠及译者。我们在翻译上的成就，远不如欧美与日本。香港所出版的《今日世界丛书》，之所以成绩可观，全因美国肯花钱。真希望我们的文化机构能设一个翻译奖。近日在一个国际会议上，听大陆通日文的某作家说，丰子恺所译《源氏物语》毛病颇多。我立刻想到林文月女士的此书中译本。为了这部名著，她先是译了五年，继而改了一年，所费心血，可想而知。像她这样有贡献的译者，当然还有几位。在某些作家再三得奖之余，久受冷落的译者不应该获得一点鼓励吗？

## 美文与杂文

台湾的散文不但名家辈出，一般的水准也不算低，可是某些习见的散文选集，尤其是近来的年度散文选，并不能充分表现这种文体的多元生命。习见的散文选集所收的，几乎尽是抒情写景之类的美文小品，一来读者众多，可保销路；二来体例单纯，便于编辑。其中当然也有不少足以传世的佳作，可是搜罗的范围既限于“纯散文”，就不免错过了广义散文的隽品。长此以往，只怕我们的散文会走上美文的窄路，而一般读者对散文的看法也有失通达。

所谓美文 (belles-lettres)，是指不带实用目的专供直观观赏的作品。反之，带有实用目的之写作，例如新闻、公文、论述之类，或可笼统称为杂文。美文重感性，长于抒情，由作家来写。杂文重知性，长于达意，凡知识分子都可以执笔。不过两者并非截然可分，因为杂文写好了，可以当美文来欣赏，而美文也往往为实用目的